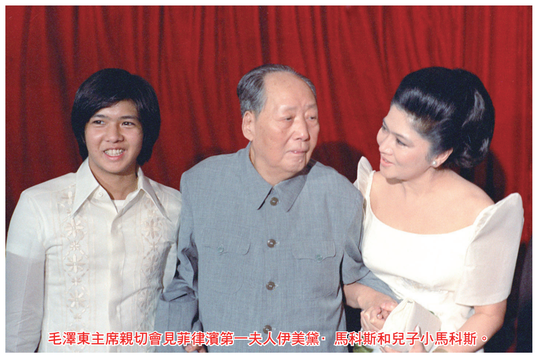
菲律濱與中國建交五十週年特刊


毛澤東主席親切會見菲律濱第一夫人伊美黛、馬科斯和兒子小馬科斯。

毛澤東主席接見菲律濱總統馬科斯一家。

1976年6月9日，菲律濱總統馬科斯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建交聯合公報。

鄧小平親切會見瓦羅諾總統。

菲律濱與中國建交五十週年：回顧與展望

今年，菲律濱與中國迎來建交五十週年（1975-2025）。這半個世紀以來，兩國關係經歷了風雨，既有合作共贏的繁榮時期，也有因各種問題帶來的挑戰。在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回顧菲中關係的發展歷程，探討未來的合作前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菲中建交的歷史背景

菲律濱與中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多前。

早在唐宋時期，中國商人就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菲律濱群島的土著居民進行貿易。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力傳播到菲律濱，促進了兩國的文化與經濟交流。然而，近代以來，由於殖民統治（西班牙、美國）及冷戰格局的影響，菲律濱與中國的正式外交關係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得以建立。

1975年6月9日，時任菲律濱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與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共同推動了兩國正式建交。這一決定不僅符合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關係正常化），也為菲律濱打開了與社會主義國家交往的大門。建交後，馬科斯成為首位訪問中國的菲律濱總統，並與鄧小平會晤，奠定了兩國友好合作的基礎。

二、菲中關係的發展歷程

1. 政治與外交關係

建交初期，菲中關係以政治互信為主。儘管菲律濱長期是美國的盟友，但馬科斯政府採取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與中國保持友好往來。

1986年馬科斯下台後，亞諾諾夫人等後續領導人仍維持對華關係，但受冷戰結束及南海問題影響，雙方關係時有波動。

二十一世紀以來，兩國高層互動頻繁。2005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菲，雙方簽署《中菲聯合聲明》，確立「戰略性合作關係」。2016年，杜特地上任後採取「親中疏美」政策，推動兩國關係進入「黃金時代」。然而，由於南海仲裁案及後續爭端，菲中關係仍面臨挑戰。

2. 經濟合作

經濟是菲中關係的重要支柱。中國自2016年起成為菲律濱最大貿易夥伴，2023年雙邊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菲投資涵蓋基礎設施（如「大建特建」計劃中的橋樑、鐵路）、能源、製造業等領域。此外，中國是菲律濱香蕉、菠蘿等農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

「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深化了兩國合作。例如，中國援建的卡利瓦大壩和赤口河泵站灌溉項目助於緩解菲律濱的水資源和農業問題。

3. 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是菲中關係的「軟實力」。菲律濱擁有超過百萬華裔人口，他們在經濟、文化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近年來，中國成為菲律濱學生留學的熱門目的地，同時菲律濱英語教師也在中國廣受歡迎。旅遊方面，2019年中國赴菲遊客突破170萬人次，成為第二大客源國。

此外，兩國在教育、科技、媒體等領域的合作不斷加強。例如，孔子學院在菲推廣中文教育，而菲律濱的流行文化（如音樂、電影）也在中國年輕人中逐漸流行。

菲中建交五十年來，兩國關係經歷了合作、摩擦與調整。儘管存在分歧，但經濟互補性和人文紐帶為雙邊關係提供了韌性。未來，雙方若能秉持「求同存異」的精神，妥善處理爭端，菲中關係仍有望邁向更成熟的階段。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菲中合作不僅關乎兩國利益，也對東亞乃至全球的和平與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古代中菲關係與貿易

楊靜林

菲律濱與中國一衣帶水，隔海而鄰。從較早時期起，中菲間就開始接觸，物質與文化的交流往來不斷。

一、古代中菲關係與貿易的發展

在殖民入侵之前，菲律濱群島上統一的國家實體尚未形成，直到公元14世紀、15世紀，伊斯蘭教轉入菲律濱南部，才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早期封建制國家。古代中菲關係與貿易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主要時期：

（一）開端時期

三國至隋唐時期大致是中菲間的初步交往。早在公元3世紀、4世紀，中菲之間就有了聯繫。據陳壽的《三國誌》記載，三國時期，東吳政權曾派大臣出使東南亞的扶南、交趾等數十國，使臣一度到達菲律濱境內的臣延、耽蘭和杜薄等地。隋唐時期，雖然沒有關於中菲貿易情況的文字記載，但是根據考古發現，當時已有中國至菲律濱的海上貿易航線，即從泉州經占城、渤泥到菲律濱的南海航路。在菲律濱曾發掘出大量的唐代文物，其中在黎剎省和宿務島挖掘出唐瓷器，在巴布延島、依羅戈省、卡加延蘇祿島等地有晚唐瓷器出土。據統計，在菲律濱群島上出土的中國瓷器數量位居東南亞各國之首。除了發現唐瓷之外，還在蜂雅絲蘭省出土了唐貨幣。

（二）發展時期

公元9世紀末期至14世紀前期（大致相當於中國的宋元時期）是古代中菲關係與貿易的重大發展時期，政治上的朝貢貿易帶動了民間貿易。《宋史》中就有兩國間官方交往的最早記載，「咸平六年九月（1003年），蒲端國獻紅鸚鵡」，「景德元年五月，蒲端國其陵遣使來貢」。在公元十一世紀初，棉蘭老島上的蒲端國通過朝貢方式與中國封建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公元1003~1011年間先後五次遣使中國。此時，民間貿易也獲得重大的發展，福建商人開闢了一條直通菲律濱的新的南海「陶瓷之路」，即從福建橫渡台灣海峽——台灣南端的沙馬頭澳——穿越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呂宋島的呂宋港和其他港口。到十二世紀初，這條航線上的中菲民間貿易就已相當頻繁了。元朝的商船也開往菲律濱北部的麻逸、三島和南部的民都朗、蘇祿地區貿易，以絲織品、瓷器和鐵器等物交換菲律濱當地生產的黃蠟、吉貝、珍珠等商品。

（三）繁榮時期

十四世紀後期至十五世紀前期是古代中菲交往與貿易的繁榮鼎盛階段。在民間貿易存在的同時，走私貿易發展起來，尤其是朝貢貿易達到了鼎盛。菲律濱群島上的古國已相繼消失（蘇祿除外），相繼出現台貓里、呂宋、馮嘉施蘭、古麻剌朗、網巾礁老等新興小國。南部成為菲律濱對外貿易的中心，成為香料、海產和中國貨物的集散地之一，與摩鹿加群島、渤泥和中國均有頻繁的貿易往來。明前期，實行海禁政策，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朝貢貿易體制，朝貢貿易開始逐步取代民間貿易成為唯一合法的貿易途徑。在公元1405~1406年、1408~1410年及1417年，鄭和曾派部下三次到達馬尼拉灣、民都洛和呂宋。鄭和的到來促使菲律濱群島上的各「邦國」競相來華，這種朝貢貿易在明永樂帝時期達於鼎盛，如「在永樂十五年秋，蘇祿國王東王巴都葛八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婁八都葛巴剌卜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朝貢，進金鏤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明庭給來朝貢的國王豐厚的回賜，「永樂十五年，秋八月庚戌，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八哈剌辭歸，人（各）賜金相（鑲）玉帶，黃金百兩，白金兩千兩，羅錦文綺兩百匹，絹三百匹，鈔一萬錠，錢三千貫，金繡莽龍衣，麒麟衣一襲，賜其隨從、頭目文綺、彩絹、錢鈔有差」。蘇祿國東王在回國路上病逝，永樂皇帝按照王禮加以厚葬，並派東王后妃及王子守墓。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有了這座獨一無二的外國國王墓。此後，東王妃與兩位王子長居中國，直至去世，其子孫據二王子名首字，分為安、溫兩姓，「生齒漸繁」，至萬曆三十八年，安姓已傳五代。在明永樂帝執政前22年時間裡，中菲雙方的這種官方往來就達13次之多。菲律濱境內諸國向明朝朝貢國別之多、次數之繁、規模之大在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十分罕見。菲律濱群島諸國國王先後到來推動了古代中菲間的密切交往，成為兩國關係史上的一段佳話。

隨著永樂帝駕崩，中菲之間朝貢貿易基本停滯下來，但民間貿易並沒有因此而中斷。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先侵佔呂宋，後又相繼佔領了菲律濱其他各島。在殖民統治下的菲律濱完全終止了與中國傳統的朝貢關係，中菲間的民間貿易則變成了中國與西班牙殖民者之間的貿易。

古代中菲交往與貿易對菲律濱的影響

中菲間的頻繁接觸和貿易往來，帶來的不僅僅是兩國的商品與貨幣之間的流通，而且使得中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知識也隨之傳入菲律濱，從而推動了菲律濱社會的發展。

第一，促進了菲律濱經濟的開發和社會的發展。一方面，中國古代先進的農耕技術和手工業技術傳入菲律濱，如梯田技術沿東線經由贛浙閩台傳至菲律濱，或沿西線經由印度支那傳至包括菲律濱在內的東南亞各島嶼。而先進的耕作技術和水利灌溉技術至今仍被沿用。公元13世紀時，麻逸的土著人與華商進行棉花和絲綢商品交易的同時也從中國人那裡學會了種植棉花、種蠶養桑和紡織技術。菲律濱人還向中國人學會了搾蔗取糖和嫁接果樹等方法；金工、木工、珠寶加工、製造火藥和陶器技術等手工業技術也由中國傳入。另一方面，在菲華商促進了商品的流通，方便了當地人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華商把商業經營擴展至菲律濱各個島嶼，他們不辭勞苦、跋山涉水，深入窮鄉僻壤，貿遷有無，將手中的中國商品販往各地，華商充當了物資交流的重要紐帶，極大活躍了菲律濱群島的商品流通。明朝一位官員在商疏中提到：「呂宋本一荒島，在魑魅龍蛇之區，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貨轉販，外通各洋，市易諸夷，十數年來，致成大會，以我壓冬之民，教其耕藝，治其城，逐為澳區，甲諸海國」。

第二，促進早期菲律濱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中菲往來促進了菲律濱當地文化的發展，中華文化逐漸與菲律濱當地文化交融相繞，尤為突出的是漢語對菲律濱語言的影響。在與華商或華人移民的頻繁接觸中，菲律濱人大量地吸收了漢語的語音和詞彙，如作為國語的他加祿語就吸收了大量的閩南語。

第三，對菲律濱人民的生活習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中菲兩國密切交往與貿易的發展，菲律濱群島上的生活方式和習俗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如中國瓷器深受當地人民的喜愛，當地人用它作為衡量社會地位和財富的標誌，甚至用來作為結婚的聘禮。在蘇巴農斯人和延吉安人中，在求婚時，未來的女婿家必以各種各樣的陶器作為聘禮，而雙方經常因聘禮的數量而爭論不休；沿海地區的部落首領則將中國的瓷器送給山地部落首領以保障與山地部落之間持續的貿易。菲律濱鮮有歷史文獻對在殖民入侵前的經濟社會文化的記載，故被稱為「史前」社會，而中國瓷器則成為眾多菲國歷史學家鑒別和考證「史前」歷史的重要依據，並因此將西班牙佔領前的菲律濱歷史分為前瓷器時期和瓷器時期。中國服飾也對古代菲律濱社會產生了影響。早期的他加祿人所穿的寬鬆衣服和摩洛婦女所穿的帶袖襯衫和寬鬆褲子都明顯帶有中國服飾的風格。在古代，比薩揚群島上的和摩人對衣服的顏色選擇跟閩南人一樣，黃色僅限於富人和貴族穿，平民穿藍色，直到西班牙殖民統治以後才以黑色為喪服。

早期菲律濱人的有些習俗也源於中國人，如公元3~8世紀中國東南沿海的翁棺葬通過福建人傳到菲律濱。至今菲律濱一些山地民族仍沿用這種葬禮。婚姻習俗上，古代菲律濱青年男女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經媒人介紹。在倫理道德上，要尊崇祖先，孝敬父母和長輩，善待幼者。可見，中國文化的因子早已深入到了菲律濱社會生活中，直到今天菲律濱人民日常衣食住行等許多方面還折射出中華文化的特殊影響。

馬科斯執政時期的菲華社會

1965年馬科斯出任總統後，菲律濱政府對華僑的苛刻政策趨向緩和。隨著菲律濱社會穩定和經濟的發展，菲律濱華僑度過「菲化」的困難時期，進入新興產業，在經濟上取得較大的成就。中菲建交前夕，馬科斯總統允許華僑入籍，極大地提升了菲華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也使原來的華僑社會向華人社會轉變，開始以菲律濱國民的身份參與當地政治事務。

馬科斯總統執政後中菲關係的發展

一、建交前的中菲關係

1965年菲律濱大選，菲國民黨候選人馬科斯贏得選舉，當選為總統，成為菲律濱共和國第6任總統。當時菲律濱受國際局勢變動及東南亞區域政治關係的影響，在國際事務中重新審視戰後以來完全依附於美國的弊端與危害，開始調整多年來惟美是從的外交政策。1968年，馬科斯在記者招待會上最先透露菲律濱改變對外政策的信號：「我正是這樣主張，我們或許不久就要同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貿易關係，也許還要建立外交關係。」當年5月，菲國會修改憲法第26款，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商討對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政策。菲國會也派出代表團出訪莫斯科、北京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1971年，菲國國家安全會議討論與共產黨國家建交問題，決定先與地理位置較遠的東歐國家--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建交。次年初，菲律濱與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建立了有限度的外交關係，即互不派專任大使，而是由駐派其他國家的大使兼任。從這個時期開始，馬科斯政府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從發展貿易擴大到有選擇地與共產黨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開放資訊封鎖和人員往來的禁令，必然增加雙方的溝通和交流，兩國關係的緊張氛圍在60年代末逐漸被打破。菲律濱政府開始放鬆與社會主義國家交往的限制，取消記者和民間團體訪華禁令，允許菲律濱報人公開到中國大陸訪問，甚至邀請歡迎菲人訪華。1966年初，菲政府放寬前往社會主義國家旅遊的禁令，允許菲人以私人或官方行為對中國進行訪問。1966年到1967年期間，菲律濱《自由週刊》（Philippine Free Press）社長特奧多羅·洛克辛夫婦，專欄作家克魯斯和安德烈·克裡斯率領菲記者代表團和幾個菲青年團訪華。這些記者返菲後均撰寫文章發表他們對中國的訪問記和觀感，在菲國內公開主張與社會主義國家建交，推動了菲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行政、軍事和立法機構對菲律濱與共產黨執政國家關係問題的討論。

二、邦交前奏：菲國政府官員訪華

（一）馬科斯特使訪華

在尼克森訪華不到一個月，馬科斯總統派其妻弟曾任菲駐美大使的本杰明·羅穆亞爾德斯（Benjamin Romualdez）作為特使秘密訪華，試探北京對兩國建交的態度。1972年2月10日晚，中國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本杰明。本杰明對周總理提出四個問題：第一，菲中兩國在尚未建交情況下，中國是否同意與菲國簽訂經濟、文化和貿易協定？第二，中國政府是否同意兩國建交而不涉及現有的菲台關係？第三，中國能否不再煽動、組織或成立菲律濱華人組織或其他組織，不進行有損於菲律濱國家和平與安全的活動？第四，是否允許同意相互派遣有限的外交人員和派出機構？周總理--給予了回答：在經貿關係上，雖然兩國沒有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可以先行發展經濟貿易關係；在台灣問題上，「必須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是中國一個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領土，不存在『台灣地位未定論』；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不過對於解放革命，我們是同情的。對於第一夫人擬訪華的計劃，周恩來回答是在兩國未建交之前，此事不予考慮。」

（二）菲議員勞雷爾訪華

繼本杰明訪華後，在同年3月12日，中國外交學會邀請菲律濱參議員勞雷爾（Salvador Laurel）訪華，勞雷爾成為至1973年為止來華訪問的最高級別的菲律濱官員。他中國之行的目的，同樣是瞭解中國政府對菲政府及兩國建交的立場和態度。中國領導人同勞雷爾進行了會談，在談及菲律濱華人問題時，中國堅持「認為菲律濱華人基本上是菲律濱的國內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海外華人不願回中國，我們鼓勵他們與當地人同呼吸共命運。」勞雷爾對於中國政府對菲方所關心的諸如中國外交政策、中美關係、菲中雙邊貿易、台灣問題和南沙領土爭端等問題的回應頗為滿意。

（三）馬科斯夫人訪華

1974年，中國主動邀請馬科斯總統及夫人訪華，商談建交事宜。馬科斯總統任命其夫人伊梅爾達作為總統特使赴華訪問，為馬科斯總統訪華及菲中建交鋪路。1974年9月23日，馬科斯夫人率領工業部長兼投資局長維森特·帕特爾諾，公共新聞部副部長、國內、外新聞局局長洛倫索·克魯斯，空軍總司令何塞·闌庫多將軍，菲律濱駐香港總領事館總領事等多名官員訪華。

此次訪華，馬科斯夫人再三要求會見毛澤東，9月27日，毛澤東破例在長沙會見伊梅爾達，誠如某些媒體所言，「中共主席毛澤東會見一位不但沒有邦交，而且仍有外交代表駐於台灣的國家的代表，幾乎是沒有先例的。」馬科斯夫人受到隆重接待，中方還特意為她開放了在「文革」期間被破壞而剛修復的北京天主教堂。

三、馬科斯總統訪華與中菲建立外交關係

1975年3月1日，馬科斯總統召開內閣部長和高級軍事將領聯席會議。在隨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馬科斯總統公開宣佈，「接受中國的邀請，在天氣暖和時可能親自訪問北京，使兩國關係正常化。」在訪華前夕，馬科斯與美國國務卿助理夏密進行了會談，表示菲政府與中國建交不會影響美國在菲律濱的軍事地位，美國方面對菲中兩國邦交沒有異議。3月31日，菲總統府發表馬科斯訪華公告。隨後馬科斯宣佈，「在菲律濱大多數民眾的支持下，在今年5月至9月間的某一時間將親自前往北京，以實現中菲兩國邦交。」

馬科斯一行受到中國政府以及北京數萬群眾的熱烈歡迎，《人民日報》對此發表專題社論。6月7日下午，毛澤東主席會見了菲律濱馬科斯總統及其家人，對馬科斯總統一行前來中國進行正式訪問表示歡迎。之後，中國政府多位領導人會見了馬科斯及其隨同人員。6月9日中菲雙方在北京舉行了《中菲聯合公報》簽字儀式，周總理和馬科斯總統共同簽署了《中菲聯合公報》，要點如下:：

1.菲政府堅守一個中國的原則，斷絕與台灣之間的政治關係。

2.雙方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和設立大使館、互派大使。

3.兩國政府承認一國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制度由其該國的人民自主選擇。中國政府尊重菲國主權及領土的完整，按照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原則處理與菲律濱的國家關係。

4.在外僑國籍上，菲中兩國不再堅持雙重國籍。

中菲《聯合公報》的簽訂標誌著兩國建立政府間的正式外交關係，是兩國關係發展的里程碑。「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濱共和國的聯合公報，不單是中菲兩國的歷史性文件，同時對東南亞國家亦將起到一定作用。」

馬科斯訪華期間，菲新聞部、國內外新聞局和菲華聯誼會在菲國內聯合舉辦《馬科斯總統與菲中關係》和《友誼橋樑》圖片展，介紹近年來中菲兩國友好關係發展，包括馬科斯夫人1974年訪華及馬科斯總統接見中國訪問團的圖片，還放映《春滿羊城》紀錄片，介紹廣州市舉行對外貿易盛況，馬尼拉機家電視台轉播了馬科斯總統訪華實況、世界其他國家也關注昔日最為反華的國家領導人訪華和建交的過程，外國一些媒體評論到，「菲律濱長期以來一直是軍事時間表上一個目標，一直是國際強權政治中一個可憐的小卒子，而現在大概是讓她自己解決問題的時候了。」

四、中菲建交後兩國關係的發展

中菲兩國建交後，菲律濱和台灣當局斷絕了外交關係，雙方稍後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決定在對方的首都互設辦事處。1975年7月24日，台灣駐菲機構—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在馬尼拉成立，首任代表為劉宗翰。次年3月16日，菲律濱駐台機構—亞洲交易中心在台北成立，首任代表為西蒙·羅哈斯。

菲中建立外交關係後，兩國就共同面臨的國內經濟發展、自然災害及國際事務進行了對話、協商、合作，推動了官方代表團的互訪。在1975年7月4日的菲律濱紀念獨立日，朱德委員長和周恩來總理致電祝賀，稱讚馬科斯「對我國成功的訪問，中菲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在中菲關係史上寫下了重要的篇章。」

在1975年10月1日中國建國26週年的國慶日時，馬科斯總統也致電毛澤東主席以示祝賀。同年11月，菲律濱地方政府及社會發展部副部長奧蘭多·沙凱率領菲律濱農村發展代表團團長訪華。1976年3月，菲律濱教育和文化部初等教育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利塞麗婭·布裏連特斯·索裏亞諾博士率領菲律濱教育考察團訪華。同年5月，菲律濱呂宋地區發生特大洪災。6月4日，中國紅十字會捐贈價值人民幣30萬元的物質（包括毯子、針織品、罐頭食品）和30萬人民幣。

隨著兩國正式交往的發展，各領域的雙邊協定也不斷建立。1976年4月5日，中國和菲律濱簽署了兩項協議—《中菲貿易協定》和《中菲設立聯合貿易委員會協定》，由菲駐華使館參贊史瓦瑞諾和在菲訪問的中國外貿部亞洲事務局局長奚業勝代表各自的國家簽字，菲外交部副部長科蘭蒂斯和中國大使柯華出席了簽字儀式。協定規定，中國將從菲律濱進口銅、糖、椰油、木材、夾板等商品；菲律濱將從中國進口原油、機械、化學品和輕工業品。1984年1月7日，馬科斯夫人伊梅爾達前往北京訪問，代表菲律濱和中國簽署了一項協定：中國向菲提供4000萬美元信貸，同時提供向中國採購商品的2000萬美元的信用貸款，並以暫緩付款的條件，於1984年向菲律濱出售1.4億美元的石油。這個協定促使當年全年的雙邊貿易額達到5億美元。1985年5月23日，菲律濱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謝林前往北京訪問，同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主席鐘師統簽署了《中菲體育交流協定》。根據這項協定：中國將協助菲律濱發展射箭、羽毛球、乒乓球及體操等運動專案；菲律濱將在保齡球、高爾夫球方面對中國運動員進行指導。

兩國高層官員的互訪頻繁，不僅有力地推動了中菲官方關係的發展，且促進民間外交活動日趨活躍。1975年11月7日，應菲律濱營養中心的邀請，廣州雜技團一行59人，在團長李維英的率領下，作為中菲兩國建交後第一個訪問菲律濱的文化團體對菲律濱進行訪問。在菲華聯誼會的協助下，前往馬尼拉、宿務、卡加淵裏奧洛等地進行演出。1976年5月13日，中國武術團一行41人訪問菲律濱，在馬尼拉和其他5個城市進行巡迴演出。期間，中國武術團在馬拉坎南宮得到馬科斯總統的接見，並為第一家庭進行演出。

1976年12月10日，中國記者代表團一行8人，應菲律濱新聞部的邀請，在新華社高級記者孔邁的率領下，對菲律濱進行為期13天的訪問。菲新聞部長塔塔德為其舉辦歡迎宴會。他們在馬尼拉期間，拜訪了菲《每日快報》社長和菲律濱國立大學校長等人。

中菲建交後，菲律濱各類團體也相繼訪華。1976年5月5日，馬科斯總統的妹妹帕帕夫人率領一個體操代表團到北京參加比賽，賽後並前往廣州、南京、上海等地參觀訪問。1976年7月14日，一個擁有70多名成員的菲律濱文化代表團到中國北京、天津、南京、漢口、上海、廣州等城市演出和參觀訪問。8月底，在新華社駐馬尼拉分社的安排下，菲律濱新聞代表團一行10人前往北京訪問，成員包括馬尼拉各大報社記者、電視台記者、總統府新聞官員等。9月1日，菲律濱足球隊一行23人，在菲律濱足球協會會長卡斯特羅的率領下，前往廣州、上海、北京進行比賽。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到中國訪問的菲律濱足球隊。

10月28日，應新華社的邀請，菲律濱新聞代表團一行10人，在新聞部長塔塔德的率領下前往中國訪問。

1985年4月20日，以菲新社社長帕維亞為團長的菲律濱新聞代表團一行6人，應新華社的邀請前往北京、東北、華北、華南、華中和西藏進行參觀訪問。

（原載菲律濱華人通史第523-532頁）

江澤民主席訪問菲律濱，與藍慕斯總統檢閱儀仗隊。

亞羅育總統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舉行雙邊會談。

伊斯奮拉總統訪問北京。

亞羅育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檢閱儀仗隊。

亞羅諾二世總統訪問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握手。